

识别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和品质风貌,最直观就是建筑物。它不仅是人类生活的栖身地,亦是文明的发源地,更是乡愁的慰藉地。

外白渡桥的重新维修,曾引发老上海的怀旧情愫。社会变故,人心不古,很大程度,多与破旧立异、大拆大建,割断乡土根系和文化脉络有关。人家是孙子修缮爷爷的老屋,我们是儿子拆光老子的房子。无怪陈丹青感叹:全中国至今可看的建筑只有两种:一是古人留下的,二是洋人留下的。我曾在上海老市府大厦工作数年,感同身受。

老市府大厦处于江西路、福州路、汉口路和河南路的合围,其江西路汉口路转角的正门,凸出扇形廊上的椭圆阳台,常见庆祝上海解放的标志性照片。这幢能倾听外滩海关钟声的老建筑,本是解放前公共租界工部局大厦,相当于市政府角色。抗战结束,因市政府驻此,改称市府大楼。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毅市长在此举行接管仪式,即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地。以后市政府搬迁数次,民政局等单位一直使用该楼,故称老市府大厦。

大厦1907年开工,后遇第一次世界大战停工,直至1922年竣工,实际建造历时8年,建筑面积22705平方米,耗白银175万两。主入口最初设计50米高的塔楼,因顾虑上海软土地基未建。城堡式的三个立面,分布着不同形式的11个门洞,拥有400个房间。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外墙,砌着花岗岩石面;粗大的爱奥尼圆柱,排列在二三层间;底层沿街50扇椭圆钢窗,伸展出32个窗台,窗楣装饰弧形或三角形山花;外观4层,实际曾加建到5层,四楼外挑约1米廊檐。建筑风格听起来拗

口:欧洲新古典派文艺复兴时期科林斯希腊式。所谓科林斯,是一种希腊石砌柱式。实为古典风格为主的新文艺复兴时期作派。不同于当今一些杂糅着矫情、作秀、浮躁、浅露的各式高楼,这座工匠雕作的大厦,堪比艺术品,透出矜持、优雅、韵味、含蓄的绅士风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公共租界中区,也就是起先的英租界,建造起现代楼群。如今从河南路看外滩建筑,尽管整块区域建筑风格不同,却没逼仄感,显得庄重协调,不似浦东的天际线有些杂乱。周遭百米左右,矗立着英国乡村式(原正广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兴府邸式(四川中路175号)、英国乔治式折衷主义(四川路口广发银行)、安妮女王时期(原中国移动)、哥德复兴时期(外滩花园饭店)、新古典主义(汉口路110号)、现代派(华东建筑设计院)、装饰艺术派(新城饭店),甚至中国宫殿式(上海银行)、英国圣公会的哥德式教堂,就连西方典型四柱式,陶立克(海关大楼)的浑厚,爱奥尼(原英国总会)的端庄,科斯柱(汇丰银行)的典雅,塔司干(上海电气)的凝重,也都品种齐全……难怪被喻为万国建筑博览会。

像近旁的福州路209号,曾为上海高级法院,外形就似法官帽,前身是美国花旗总会,其美洲殖民时期乔治式设计,出自郇达克手笔。对面的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以前系金城银行,镏金竖井,云石吊灯,黑白大理石镶嵌,殿堂气派。那入口不起眼的广东路93号,门廊巴洛克装饰,帕拉蒂奥式组合窗,厚重的大理石板,只有皇家寝陵才能遇见;彩釉窗玻璃到5层,四楼外挑约1米廊檐。建筑风格听起来拗



天明寺里来往的人不少,所以寺里的凳子也比较多,大大小小的有好几十个。记得有一天,戒烟师兄带了一位朋友来寺里进香。那位施主又高又胖,以至于平日里在大家眼中很胖的戒烟师兄,现在看上去都有种消瘦的感觉。他们上完香,便在佛堂里四处走走看看。戒嗔搬了凳子请他们坐,胖施主刚坐下去,就听见咔嚓一声——凳子的腿断了。胖施主有些尴尬。戒嗔赶快又搬来一个凳子,结果又是咔嚓一声,这个凳子也断了一条腿。戒嗔正准备再去找个凳子,胖施主站起来,很不好意思地说:“小师父,你还是不要找了,我站着吧,平时都站习惯了。”

可戒嗔总觉得让施主站着不合适,最后费了很大力气从院子里搬了一个石凳给胖施主,才让他成功地坐下。那天胖施主离开的时候,为此向戒嗔道歉了好几次。

李彭源

老市府大厦及其他



作为早期上海滩21座安装电梯的建筑物之一,老市府大厦保留了英式痕迹。通常所称一楼叫底楼:上了楼才是一楼。由于楼层高,中间夹层称作半楼。美国学者认为,天花板高度可以迸发创造性思维,反之会压抑能力。怪不得当今流行城市抑郁症,缘于住层均为2.6米。主门拾阶而上,扶手全是碗口粗纯铜铸就。硬木、钢窗,紫铜、铸铁、马赛克、大理石,就连统一弧度的铜窗把手,至今基本完好无缺。老市长办公室的门前走廊,仍旧挂着租界公董合影,只不过影壁碑刻改成陈毅题词“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上海”。

摒弃成见,当上海租界成为历史后,旧城建筑也就融为形态,与石库门、公房新里、高层新楼一样,凝固一个时代的科技、文化、艺术,连同城区的涵养、神念以及市民心态,留下风姿独特的海派遗产和中西合璧的都市景观,这是他城市无法匹配和逾越的魅力所在。

如今为撬动后世博效应,留守的民政局搬迁至世博村路300号,与人民大道200号人民大厦、大沽路100号市政大厦,成为市政府建筑序列。按规划,老市府大厦筹建为上海历史博物馆,与上海城市规划馆遥相呼应,以完整展示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因而,老市府大厦与外白渡桥、国际饭店一样,不仅属于老上海传承的经典符号,也是上海开埠史的精致古董,隽永耐看。



五言偶兴

春去春无语,絮飞花失红,渡头一送别,冷雨打孤蓬。
滕王高阁上,一望水悠悠,晨星露气冷,残月晓风秋。
暮鸦噪古树,斜日落青山,要知花渐谢,春意便阑珊。
临春何处阁,柳线隋堤风,玉树凄凉曲,六朝晚照中。

有疤的木凳

释戒嗔

堆凳子中挑选。这里的大部分凳子都做得精致漂亮,但也有几个凳子上面有很明显的疤痕,被周木匠堆放在屋角。戒嗔和戒傲特意挑了两个疤痕大的凳子。周木匠说,那两个凳子是用剩下的木料做的,做工也粗糙,本来是准备留给自己坐的。于是又挑了两个好看的凳子要给他们。戒傲说:“反正只是坐坐,好看不好看也没有什么区别的。”周木匠听他们这么说,没有再说什么。戒嗔和戒傲把凳子拿回山上,师父也觉得收了周木匠的东西有些

华灯初上,公路两边牛羊也渐渐没入夜幕中,返回奥克兰途中邓主席热情介绍这些牛羊在这无边无际矮矮的几乎是四季长青草原中(这里没有我内蒙古草原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面),这无边无垠的大草原国土上竟无任何狼虫(这里指长虫——蛇)虎豹,高空中也未发现任何虎视眈眈的猛禽飞翔!这里冬天也没有任何暴风雪。所以这里的牧民根本不需要把他们的牛羊赶回家中入棚进圈。就这样昼夜自由自在地放养着,这里真是牛羊理想的天堂。显然在大湖上我们被新西兰老船长激发的钓兴未尽,猎物甚微。一路上又开始商量好在邓主席近万平方米大花园前小桥流水里再搏钓一场。

第二天秋阳高照,邓主席院中早已是鸟语花香了,小雨后灿烂的中秋阳光在蓝天白云中大放光



慎独 (礼记)



内视 (千金方)

潘华敏 篆刻

傅保民

芒,树木花草显得特别明亮耀眼。邓主席庭院中小桥流水,空气自然十分清新,小桥旁中心岛上竟还有不知何处飞来的两只油黑色鱼鹰,经常在此光顾水中丰富的各种鱼儿。我的助手小牛说:“我们真在异乡他国洗北京的雾霾,让多氧负离子清洗一下被污染的两肺呀!”别墅里高大不知名的乔木枝叶丰茂,碧绿如洗,树上中国桑葚般的果实累累,零距离细观树上是结满了圆锥似的只是有些木化颇显坚硬不能食用的果实罢了。大树旁边几棵橘子上金黄色的饱满果实告诉客人已完全成熟可食了,主人见我眼馋口涌酸水忙摘下送入我的衣袋;近旁的柠檬绿中带黄,也告诉人们这些果实也已进入了成熟期,也被小牛和我客气地采下,还念有词说:“带回国去,让钓友们体会一下最新鲜无污染的柠檬吧!”主人也介绍起柠檬切片放入白开水对防癌益处。小湖中的一片睡莲在阳光直射下竟株株收敛起紫罗兰色的花容。主人告诉我们太阳下山时,朵朵盛开的花朵会暂收花容。水边绿草密布,你很难找到一块裸露的土



万伯翱

五日游两钓奥克兰

水里有些芦苇仍冒着碧绿尖尖,并无国内秋时所见开放的白色芦花,看来奥克兰四季并不明显。主人说奥克兰所谓的冬季从未见过冰雪,深夜也只有二摄氏度左右,有些冷露白霜罢了。这真是老天爷赐给了大洋洲第二大国新西兰一方得天独厚的良好土壤和气候,怪不得她的牛羊代种群群无灾无恙地生活着。此时我手掌中用了国内常见常用的一套钓具,比不得昨天大湖大船上那些从未使用过的“洋枪洋炮”。此时使我信心大增,鱼饵也和国内一样是拌好的粉红色软食再不是常用的路亚塑料鱼饵了。

几十年练就的渔场经验让我选择了迎着璀璨的阳光在不太深处(三四米左右)而且是几棵睡莲浮叶中的明亮处,鱼儿自以为了隐蔽在大片睡莲叶下十分安然无忧,只是在觅食时才游动出咬几下再隐回叶下,果然不过十几分钟叶动处漂饵徐徐而沉隐被拉着没入睡莲叶下,我大叫:“有了,跑不了!”果然一番左拉右扯,我手竿弯如满月,精灵出水了。“哇,怎么这么长?”只见陆陆续续隐隐约约竟有像蛇似的

大功率的白炽灯,邻居一般会告知有几位家庭成员上台面吃喜酒,多余而又属青壮年的就主动承担汰洗或端盘子,当然当酒水结束后,主人一定相邀品尝剩菜残羹。我记得当时讲做“敲髻底”,大概是吃酒髻中的剩酒之意吧。

我家有二间房间,楼厢房有三十多平方米,底厢房大概有二十平方米,而且我家人口不多,平时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楼厢房的三十多平方米。于是一到有人结婚,我家往往是首选,楼厢房腾空,可以摆四只圆台面。我记忆中,在离我家不远的新建路有一家“贯器店”,出租酒席用的碗盆竹筷、圆台面、凳子,还出租大厨使用的炉子、大锅。不过,有时也会很麻烦,往往就地解决。上海人有点死讲究,许多家庭会备有一套“上档次”的餐具,大多在逢年过节时使用,而当听说有人要办酒水时,不仅是我们同幢房子的邻居,弄堂里的邻居也会主动把餐具借出使用,不收分文,最多只是在婚礼结束后,主人会多发两包喜糖。当然,借用的盆子太多,人们就会在盆子的盆底上贴上一块橡皮胶,写上主人的名字,以便及时正确归还。我从未听说过因碗盆丢失、碰碎而引起不愉快的事。直到今天,我家的一些盆子的盆底还粘有这种橡皮胶。

邻里之间,熟捻者可以直呼其名,而不太熟悉的人可以居住的房间相呼,如“前楼阿姨”、“亭子间阿姨”之类,最有趣的就是娶进来的往往被叫作“新娘子”,一幢楼里有几位“新娘子”,于是又被分别叫做“楼上新娘子”、“楼下新娘子”等。几年前,长我许多岁的“新娘子”去世了,老邻居打电话告诉我——“楼上的新娘子走了”。石库门曾是上海最普遍、最普通的住宅,给上海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是市井生活的典型。

石库门里的天井那时有个妙用,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石库门风情

厢房里摆圆台面

薛理勇

我长期居住在虹口一条叫宝隆里的老式里弄石库门房子里。我也出生在那里,弄堂不大,但我们还是把弄堂分为前弄堂、中弄堂、后弄堂,我家是一幢上海人称“一客堂二厢房”的石库门,在弄堂后面有一条叫“鲍家湾”的小路,据说,鲍家是弄堂大房东,但我从未见过鲍家的任何人。听说在解放前他们全家移居香港。

弄堂里全部是“一楼一底”的石库门,唯有我居住的这一幢是一客堂二厢房,听说当年是大房东为自己儿子建造的。打我懂事开始,二房东全家住前楼,其余全部出租,客堂和一侧的厢房被一老中医租用,开了一家诊所,直到今天,房子的墙上还留有黑底白字的“张信章诊所”大字。底层后厢房则被一黄岩人租用,开了一水笋作坊,我们就叫他家为“卖水笋”。其余的房间大多租给了二房东的同乡人,我家也与二房东为同乡,总共大概有十几家人家。

由于这幢大房子是按一门一户设计的,底层和二层的房间大多开两扇或三扇门,房间与房间之间是相通的,后来才封闭了多余的门,变成了独门进出了。最初,前天井、中天井和灶披间、晒台是公用的,自来水设在中天井,还有一口很大的井,我一直以为石库门的天井是以“井”而得名的,后来才知道建筑中的天井是以四面被墙包围,中间无顶通天才被叫做天井。五十年代时,每户的人口不多,即使是多子女家庭,每户多的是“小八腊子”,占不了多少地方,邻里之间多会张家姆妈长,李家姆妈短的礼貌相称,所以,虽属“群租”,但邻里关系和睦相处,吵骂骂的事不多,即使小孩纠纷,人大大多劝和为主。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结婚。当时的婚宴大多在家中举办,如遇上某家娶娘子,一定是“石库门总动员”,这一天原来已封闭的们一律打开,中天井就成了厨房的汰菜间,邻居一般主动不去用自来水,晒台则成了厨房,亮起了